



宋槧太平御覽



403
102



43
463
102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五十五

釋部二

僧

僧

異僧上



新金圖書

此係明治八年八月八日
所購以贈
田中

田中

宋書曰僧道生彭城人幼而聰悟年十五便能講經及長
有異解立頓悟義時人推服元嘉十一年卒於廬山
又曰除湛之為南兗州刺史招集文士盡遊玩之適時有
沙門釋永休善屬文湛之與之甚厚孝武命使還俗姓湯
位至揚州從事
又曰沙門慧琳秦郡秦縣人姓劉氏少出家住冶城寺有
才章兼內外之學為廬陵王義真所知嘗著均善論頗貶
裁佛法云有白學先生以為中國聖人經綸百世其德弘
矣智周萬變天人之理盡矣道無隱旨教罔遺筌聰啟迪

哲何負於殊論哉有黑學道士陋之謂不照幽冥之途弗
及來生之化雖尚虛心未能虛事不逮西域之深也為主
客酬答其歸以爲六度與五教並行信順與慈悲齊伍論
行於世文帝見論賞之元嘉中遂參權要朝廷大事皆與
議焉權侔宰相會稽孔顛常詣之慨然歎曰遂有黑衣宰
相可謂冠履失所矣

齊書曰僧岩北海人寥廓無常人不能測後忽爲沙門
栖遯山谷常挈一壺自隨一旦謂弟子曰吾今夕當死壺
中大錢一千以通九泉之路蠟燭一挺以照七尺之尸至
夜而亡時人以爲知命

建康實錄曰沙門支遁字道林常隱跡東山不遊人事好
養鷹馬而不乘放人或譏之遁曰貧道愛其神駿耳卒後
戴安道常經其墓歎曰德音未遠而拱木已積蓋神理綿

綿不與氣運俱盡耳

支遁傳云本姓關氏陳留人或云河東林慮人幼有神理
聰明秀徹初至京師太原王濛甚重之日造微之功不減
輔嗣

又曰王坦之初與沙門竺法師甚厚每共論幽冥報應使
要先死者當報其事後經歲師忽來云貧道已死罪福皆
不虛唯當勤修道德以升濟神明爾言訖不見坦之尋亦
病卒

梁書曰有惠岩惠議道人並住東安寺學行精整爲道俗
所推時鬪場禪師窟東安寺多談禪都下爲之語曰鬪場
禪師窟東安談議林

高僧傳曰攝摩騰中天竺人漢明帝遣郎中蔡愔等往天
竺尋訪佛法於彼見摩騰乃要還漢地明帝甚加賞接於

城西門外立精舍以處之漢地有沙門之始也大法初傳
未有歸信故蘊其深解無所宣述後卒於洛陽騰譯四十
二章經一卷初緘在蘭臺騰所住處今雒城西白馬寺是
也

又曰竺法蘭亦天竺人自言誦經論數萬章爲天竺學者
之師時蔡愔既至蘭與摩騰共契遊化遂相隨而來昔漢
武穿昆明池底得黑灰問東方朔朔云不知可問西域胡
後法蘭至衆人追以問之蘭云世界終盡劫火洞燒此灰
是也後卒於雒

又曰康僧會其先康居人吳地初深大法風化未全僧會
欲使道振江左乃杖錫東遊以吳赤烏十年初達建業營
立茆茨設像行道時吳初見沙門疑爲矯異有司奏曰有
胡人入境自稱沙門容服非常事應檢察權曰昔漢明帝

夢神號稱爲佛彼之所事豈非其遺風耶即召僧會詰問
有靈驗否會曰如來遷逝忽逾千載遺骨舍利神曜無方
昔阿育起塔八萬四千塔寺之興以表遺化也會乃潔齋
靜室以銅瓶加几燒香禮請三七日果獲舍利權大歎服
即爲建塔號建初寺名其地爲佛隄里
又曰帛尸梨密多羅此云吉支西域人呼爲高座傳云國
王之子當承繼世而以國讓弟遂爲沙門密天姿高朗風
神超邁晉永嘉初始到中國值亂仍過江止建初寺丞相
王導一見而奇之以爲吾之徒也密常在石子崗東行道
頭隨旣卒因葬于此成帝懷其風爲樹刹於塚後有關右
沙門來遊乃於冢處起寺陳郡謝混贊成其業仍曰高座
寺也

又曰釋道安姓衛氏常山扶柳人也形雖不逮於人而聰

286
290

286
290

俊罕儔七歲讀書再覽能誦年至十三出家日誦萬言師
 敬異之為受具戒至鄴遇佛圖澄而見嗟賞與語終日因
 事澄為師澄講論往復疑難鋒起安挫銳解紛行有餘力
 後避地南投襄陽時襄陽習鑿齒鋒辯天逸籠罩當時其
 先籍安高名早以致書通好及聞安至即往修造既坐稱
 言四海習鑿齒安曰彌天釋道安時人以為名答安常注
 諸經恐不合理乃誓曰若所說不甚違理願見瑞相乃夢
 見胡道人頭白眉毛長語安云君所注經殊合道理我不
 入泥洹住在西域當相助弘通可時設食後至遠公乃知
 和上所夢實頭盧也以晉太元十年卒年七十二羅什在
 西國聞安風謂是東方聖人恒遙禮之初安生而便左臂
 有一皮廣寸許着臂上可得上下之唯不得出手時人謂
 之為印手菩薩

又曰惠遠姓賈鴈門樓煩人也屆尋陽見廬峯清靖足以
 息心始住龍泉精舍刺史桓伊乃為遠又於山東立房殿
 即東林是也絕塵清信之質並不期而至彭城劉遺民豫
 章雷次宗鴈門周續之新蔡畢穎之南陽宗炳等並弃世
 遺榮依遠遊止著法性論羅什見向歎曰邊國未有經便
 闇與理合豈不妙哉遠卜居廬阜三十餘年影不出山迹
 不入俗每送客常以虎溪為界焉惠遠集云隆安六年桓
 玄遣書於惠遠言沙門令致敬王者惠遠答書論不可致
 之意又言袈裟非朝廷之服鉢盂非廊廟之器軍國非沙
 門之像竊所未安遂著沙門不敬王者論五篇一論家三
 論出家三論出求宗不順化四論躡不兼應五論形盡神
 不滅著是五論以明出家之法不合同俗以致敬於王者
 又曰竺道生姓魏鉅鹿人幼而穎悟聰哲若神初入廬山

幽栖七年後還都止青園寺王弘范泰顏延之並挹敬風
猷從之問道生曰夫象以盡意得意則忘象言以詮理入
理則言息自經典東流譯人重阻多守滯文鮮見圓義若
忘筌取魚始可與言道矣於是校閱真俗研思因果迺言
善不受報頓悟成佛剖析經理同入幽微迺說阿闍提人
皆得成佛于時大部未傳舊學以爲邪說譏憤滋甚後涅
槃大本至于南京果稱闡提悉有佛性與前所說若合符
契

又曰釋惠觀姓崔清河人十歲便以博見馳名晚適廬山
詔稟惠遠什公入關乃自南徂北訪覈異同詳辨新舊風
神秀雅思入玄微時人稱之曰通情則生融上首精難則
觀肇第一

洛陽伽藍記曰融齋寺比丘曇謨最善於釋學講涅槃花

嚴僧徒千人天竺國胡沙門菩提流支見其徒禮之號爲
菩薩流支解佛義知名西土西土諸夷號爲羅漢流支讀
曇謨最大乘義章每彈指贊歎唱言微妙卽爲胡書寫之
傳於西域西域沙門常東向遙禮之號爲東方聖人
又曰僧肇法師制四論合爲一卷曾呈廬山遠大師大師
歎仰不已又呈劉遺民歎曰不意方袍復有平叔方袍之
語出遺民也

又曰佛耶舍此云覺明日誦三萬言洞明三藏與羅什法
師情好共出毗婆沙論及四分律爲人疑赤時號爲赤髭
三藏

談藪曰北齊高祖多殺戮有稱禪師者以業行著稱箴之
曰陛下羅刹化臨水必自見之如其言果見群羅刹在其
後於是乃禁斷鷹鶴造佛寺斷屠殺不食肉

又曰汝南周捨清信士也學通內外兼有口才謂沙門法雲曰孔子不飲盜泉之水法師何以捉鑰石香鑪答曰禮越既能載蠹貧道何爲不執鑰僕射徐孝嗣修緝高座寺多在彼宴息法雲曰法師亦治蕭寺日夕遊此二寺隣接而不相往來嗣常謂法師常在高座不遊高座寺答曰檀越既事蕭門何不至蕭寺

又曰魏李恕聘梁沙門重公接恕日向來全無葺牒戶佳切

恕父名諧以爲犯諱恕曰短髮粗疎重公曰貧道短髮沙門種類以君交聘二國不辨牒諧重公常謁高祖問曰弟子聞在外有四聲何者爲是重公應聲答曰天保寺刹及出向劉孝綽道以此爲能綽曰何如道天子萬福

高僧傳曰三藏法師玄奘陳留人姓陳氏貞觀初肇自咸京誓往西國窮覽聖迹經六載至摩伽陁城凡十二年備

歷聖君龍庭之文就嶺之祕皆研機觀奧矣又造伽葉結集之墟千聖道成之樹虔心頂禮焚香散花設大施會於是五天億衆十八國王獻瓊投珠積如山岳咸稱法師爲大乘也及東歸太宗詔留於弘福道場乃召名德僧靈潤等二十人譯梵自菩薩戒至摩訶般若摠七十四部一千三百餘軸法師身長八尺眉目疎朗凡所遊歷一百二十八國

長阿含經曰凡沙門衣鉢隨身譬如飛鳥
四十二章經曰僧行道如牛負深泥中疲極不敢左右顧增一阿含經曰沙門皆草蓐爲床

又曰四河入海無復河名四姓爲沙門皆稱釋種
無爲經曰沙門有三坐禪爲上輩誦經爲中輩助衆爲下輩

太平御覽 卷之百五十五 六
道安傳曰初魏晉沙門依師爲姓故姓各不同安以爲大
師之本莫尊釋迦乃以釋命氏後獲增一阿含經果稱四
河入海無復河名旣懸與經符遂爲永式

異僧上

晉書曰鳩摩羅什天竺人也世爲國相父鳩摩炎聰懿有
大節將嗣相位乃辭出家東度葱嶺龜茲王聞其名郊迎
之請爲國師土有妹年十二才悟明敏諸國交聘並不許
及見炎心欲當之乃逼以妻焉旣而羅什在胎其母慧解
倍常及年七歲母遂與俱出家羅什從師受經日誦千偈
義亦自通年十二其母携到沙勒國王甚重之遂停沙勒
一年博覽五經爲性率達不拘小檢專以大乘爲化諸學
者共師焉年二十龜茲王迎之還國廣說諸經四遠學徒
莫之能抗西域諸國咸伏羅什神僊苻堅聞之乃遣呂光

率兵伐龜茲謂光曰若獲羅什即馳驛送之光還至涼州
聞苻堅爲姚萇所害於是竊號河右羅什在涼州積年姚
興破呂隆乃迎羅什待以國師之禮嘗講經于草堂寺忽
下高座謂興曰有二小兒登吾肩欲鄣須婦人興以宮女
進之生二子焉

又曰沙門曇瞿禿髮僂檀時從河南來持一錫杖令人跪
曰此是波若眼奉之可以得道或人藏其錫杖曇瞿大哭
數聲閉目須臾起而取之咸奇其神異莫能測也後兵亂
不知所如

又曰佛圖澄天竺人也姓白氏少學道妙通玄術永嘉四
年來適洛陽自云百有餘歲常服氣自養能積日不食善
誦神呪能使鬼神以油麻雜茵支塗掌千里外事皆徹
見掌中如對面焉腹旁有一孔常以絮塞之每夜讀書則

拔絮孔中出光照于一室又常齋時平旦流水側從腹旁
孔中引出五藏六腑洗之還內腹中卒於鄴宮寺復有沙
門從雍州來稱見澄西入關石季龍掘而觀之唯有一石
而無尸季龍惡曰石者朕也葬我而去吾將死矣明年季
龍死

梁書曰沙門釋寶誌不知何許人也於宋太始中見之出
入鍾山往來鄱邑年已五六十矣宋齊之交稍顯靈迹被
髮徒跣語嘿不倫或被錦袍飲啖同於凡俗恒以銅鎖剪
刀鐸屬杖負之好爲讖記所謂志公符是也天監十三
年卒將死忽移寺金剛像出置戶外語人云菩薩當去旬
日無疾而終先是琅琊王筠至莊嚴寺寶誌遇之與交言
歡飲至亡勅令筠爲碑蓋先覺也
洛陽伽藍記曰沙門寶公不知何許人也刑兒寢陋心識

通達過去未來預覩三世發言似讖不可得解事過之後
始驗其實胡太后問以世事寶公曰把粟與雞喚朱朱時
人莫解建義元年后爲爾朱榮所害始驗其言

又曰法雲寺西域烏長國胡沙門曇摩羅所立摩羅聰惠
利根學窮釋氏至中國即曉魏言及隸書凡所聞見無不
通解京都沙門好胡法者皆就摩羅授持之戒行眞苦祕
呪神驗呪枯樹能生枝葉呪人變爲驢馬見者莫不驚怖
西域所資舍利骨及佛牙經像皆在此寺

高僧傳曰耆域天竺人以晉惠之未至于洛陽見洛陽宮
城云髣髴似忉利天宮但自然之與人事不同耳又曰匠
此宮者從忉利天來成便還天上矣

又曰犍陁勒者本西域人來至洛陽積年雖敬其風操而
終莫能測後謂衆僧曰洛東南有槃鴟山山有寺廟處基

址猶存可共修立衆未之信試遂檢視入山到一處四面平坦勒示云此山寺基也即掘之果得寺下石基後示講堂僧房處如言皆驗衆咸驚歎因共修立焉

又曰釋曇始關中人晉孝武太元末賫經律數十部往遼東宣化顯授三乘高句驪闡道之始也義熙初復還關中始足自於面雖跋涉泥水未常沾濕天下咸稱白足和尚又曰釋法成涼州人十六出家學經律不餌五穀唯食松脂隱居岩穴習禪爲務後小疾便告衆云亡常誦寶積經於是白力誦之始得半卷氣劣不堪乃令人讀之一遍裁竟合掌而卒待疾十餘人或見空有紺馬負金棺昇空而逝

又曰竺曇猷燉煌人少苦行習禪定遊江左止剡之石城山乞食坐禪後有神見形詣猷曰師威德既重來止此山弟子輒推室以相奉天台山懸崖峻峙峯嶺切天古老相傳云上有釋舍得道者居之雖有石橋跨澗而橫石斷之自終古以來無得至者猷行至橋所聞空中聲曰知君誠篤今未得度却後十日自當來也猷每恨不得度石洞開度橋少許覩精舍神僧果如前所說因共燒香中食食畢神僧謂猷曰却後十年自當來此今未得住於是而返又曰釋曇諦其先康居人母黃氏晝寢夢見一僧呼黃爲母寄一塵尾并鐵鏤書鎮二枚眠覺見兩物具存因而懷孕生諦諦年五歲以塵尾等示之諦曰秦王所餉母曰汝置何處答曰不億至年十歲出家學不從師悟自天發後見僧翳音暗法師翳曰即先師弘覺法師翳晚入吳居虎丘寺

唐高僧傳曰萬迴姓張氏閩鄉人其形如愚蒙其跡乃神

聖苦樂貴賤不關其心歌哭隱顯不恒其性剃髮褐衣遊
伽藍年十歲有兄戍遼陽其母憶甚針僧祈福師忽然裹
齋餘出門徑去晚際執兄書至母驚問其由默然而無對
後兄來還言是日萬迴云從家來啖齋餘取書而反始知
其靈神焉中宗賜號玄通大居士封雲誨公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五十五

金澤文庫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五十六

釋部四

異僧下

金澤文庫

高僧傳曰安清字世高安息國王正后之太子也幼以孝
行見稱雖居家而奉戒清峻王薨便嗣位乃深惟苦空散
離形器行服既畢遂讓國與叔出家修道博覽經藏而遊
方弘化遍歷諸國以漢桓帝之初始到中夏多有神迹世
莫能量自稱先身已經出家有一同學多瞋分別值世主
不稱每輒恚恨高屢加訶諫終不悛改如此二十餘年乃
與同學辭訣云卿明經精勤不在吾後然性多恚怒命過
當受惡形我若得道必當相度既而值靈帝之末振錫江
南云我當過廬山度昔同學行過宮亭湖廟此廟舊有靈
威商旅祈禱乃分風上下各無留滯嘗有乞神竹者未許

輒取舫即覆沒竹還本處自是舟人敬憚莫不懾影時商旅三十餘船奉牲請福乃降祝曰舫有沙門可更呼上客咸驚愕請高入廟神告高曰吾昔外國與子俱出家學道好行布施而性多瞋怒今爲宮亭廟神周迴千里並吾所治以布施故玆玩甚豐以瞋恚故墮此神報今見同學悲欣何言壽盡旦夕而醜形長大若於此捨命穢汚江湖當渡山西澤中此身滅後恐墮地獄吾有綰千疋并雜寶物可爲立法營塔使生善處也高曰故來相度何不出形神曰形甚醜異衆人必懼高曰但出衆不怪也神從牀後出頭乃是大蟒不知尾之長短至高膝邊高向之梵語數番贊唄數契蟒悲淚如雨須臾還隱高即取綰物辭別而去舟侶颺帆蟒復出身登山而望衆人舉手然後乃滅倏忽之頃便達豫章即以廟物爲造東寺高去後神即命過暮

有一少年上船長跪高前受其呪願忽然不見高謂船人日向之少年即宮亭廟神也得離惡形矣
又曰竺曇摩羅刹此云法護其先月支人本姓支氏世居鄜煌郡年八歲出家遂隨師至西域遊歷諸國遂通外國之言三十六種書亦如之以晉武之末隱居深山山有清泉恒取澡漱後有採薪者穢其水側俄頃而燥護乃徘徊歎曰人之無德遂使清泉口輟流水若永竭真無以自給正當移去耳言訖而泉流滿澗法護以世若燉煌而化道周洽時人咸謂燉煌菩薩也
又曰帛遠字法祖才思俊徹敏朗絕倫誦經日八九千言研味方等妙入幽微世俗墳典多所該貫晉惠之末太宰河間王顥鎮關中虚心敬重待以師友之禮每至閑辰靜夜輒談講道德于時西府初建俊又甚盛能言之士咸伏

其遠達後奄然命終群胡各起塔廟少時有一人姓李名通死而更蘇云見祖法師在閻羅王處爲王講首楞嚴經云講畢往忉利天又見祭酒王浮被鎖械求祖讖悔昔祖平素之日與浮每爭邪正浮屢屈既不自忍乃作老子化胡經以誣謗佛法殃有所歸故死方思悔又曰佛馱跋陀羅此云覺賢本姓釋迦氏維羅衛國甘露飯王之苗裔也父少亡賢三歲孤與母居五歲復喪母爲外氏所養從祖鳩婆利聞其聰敏兼悼其孤露乃迎還度爲沙彌至年十七與同學數人俱以習誦爲業衆皆一月賢一日誦畢其師歎曰賢一日敵三十夫也及受具戒脩業精勤博學群經多所通達少以禪律馳名常與同學僧迦達多共遊蜀賓同處積歲達多雖伏其才明而未測其爲人也後於密室閉戶坐禪忽見賢來驚問何來荅云覓

至兜率致敬彌勒言訖便隱達多知是聖人未測淺深後屢見神變乃歸心祈問方知得不還果然常欲遊方弘化備觀風俗會有秦沙門智獻西至蜀賓既要請苦遂恣而許焉於是旣度葱嶺路經六國國王矜其遠化並傾懷資奉至交趾乃附船循海而行經一島下賢以手指山曰可止於此船主曰客行惜日調風難遇不可停也行二百餘里忽風轉吹船還向島下衆人方悟其神威師事之於後闇夜之中忽令衆船俱發無肯從者賢自起收纜一船獨發俄爾賊至留者悉被抄害頃之至青州東萊郡聞鳩摩羅什在長安卽往從之什大悅秦太子泓欲聞賢說法乃要命羣僧集論東宮羅什與賢數蕃往復什問法云何空荅曰衆微成色色自無性故離色常空又問旣以極微破色空微復去何破一微荅曰羣師或折一微我意謂不爾

又問微是常耶答曰以一微故衆微空以衆微故一微空時寶雲譯出此語不解其意道俗咸謂賢之所計微塵是常餘日長安學僧復請更釋賢曰夫法不自生緣會故生緣一微故有衆微微自無性則爲空矣寧可言不破一微常而不空乎此是問答之大意也

又曰曇無讖天竺人明解呪術所向皆驗西域號爲大呪師後隨王王卽天竺王也入山王渴須水不能得讖乃密呪石出水因贊曰大王聖化所感遂使枯石生泉隣國聞者皆歎王德于時雨澤甚調百姓稱詠王悅其道深加優寵後至涼涼王沮渠蒙遜聞讖名呼與相見接待甚厚嘗告蒙遜云有鬼入聚落必多灾疫遜不信欲躬見爲驗讖卽以術加之遜見而駭怖讖曰宜潔誠齋戒神呪以驅之乃讀呪三日謂遜曰鬼已去矣時境首有見鬼者云見數百疫鬼

奔驟而逝境內獲安讖之力也

又曰釋法顯姓龔平陽武陽人也三歲便度爲沙彌十歲遭父母憂孝性過人葬事畢仍卽還寺嘗與同學數十人於田中刈稻時有飢賊欲奪其穀諸沙彌悉走唯顯獨留語賊曰若欲須穀隨意所取但君等昔不布施故致飢貧今復奪人恐來世彌甚貧道預爲君憂耳言訖卽還賊奔穀而去及受大戒常慨經律舛闕誓志尋求以晉隆安三年西度流沙將至天竺去王舍城三十餘里有一寺逼暝過之顯欲詣耆闍崛山寺僧諫曰路甚艱阻多黑師子亟經噉人何由可至顯曰遠涉數萬里誓到靈鷲身命不期出息非保豈可使積年之誠旣至而廢雖有險難吾不懼也衆莫能止乃遣兩僧送之旣至山日將曛夕遂欲停宿兩僧色懼捨之而還顯獨留山中燒香禮拜翹感舊跡如

觀聖儀至夜有三黑師子來蹲踞顯前舐屑搖尾顯誦經
不輟一心念佛師子乃低頭下尾伏顯足前顯以手摩之
呪曰若欲相害待我誦竟若見試者便可退矣師子良久
乃去明晨乃還路窮幽梗止有一徑通行未至里餘忽逢
一道人年可九十餘容服龕素而神氣雋遠顯雖覺其韻
高而不悟是神人後又逢一少僧顯問日向者耆年是誰
耶荅云頭陀迦葉大弟子也顯方大恨更追至山所有橫
石塞于室口遂不得入顯流涕而去

又曰曇無竭此云法勇至罽賓國禮拜佛鉢住歲餘學梵
書語求得觀世音受記經梵文一部復西行雖屢經危險
而繫念所資觀世音經未嘗暫廢將至舍衛國中野逢山
象一羣無竭稱名歸命卽有師子從林中出象驚惶奔走
後渡恒河值野牛一羣鳴吼而來將欲害人無竭歸命如

初尋有大鷲飛來野牛驚散其誠心所感在險克濟皆此
類

又曰釋智嚴晉義熙十三年宋武帝西伐長安尅捷旋旆
塗出山東時始興公王恢從駕遊觀山川至嚴精舍見其
同止三僧各坐繩床禪思湛然恢至良久不覺彈指三人
開眼俄而還閉不與言恢心敬其奇訪諸耆老皆云此三
僧隱居求志高潔法師也恢卽啓宋武延請還都莫肯行
者旣屢請情至二人推嚴隨行恢道懷素篤禮事甚勤還
都卽住始興寺嚴性虛靜志避諠塵恢乃爲於東郊起精
舍卽枳園寺也嚴在寺不受別請常分衛自資道化所被
幽顯咸伏有見鬼者云見西州太社聞鬼相謂云嚴公當
至當辟易此人未之解俄而嚴至聊問姓字果稱智嚴默
而識之密加禮異

又曰求那跋摩此云功德鎧累世爲王年十四便機見雋
遠深有遠度仁愛汎博崇德務善其母嘗須野肉令跋摩
辦之跋摩曰有命之類莫不貪生天彼之命非仁人矣母
怒曰設令得罪吾當代汝跋摩他日煮油誤澆其指因謂
母曰代兒忍痛母曰痛在汝身吾何能代跋摩曰眼前之
苦尚不能代況三途耶母乃悔悟終身斷殺至年十八相
工見而謂曰君年三十當臨大國南面稱尊若不樂世榮
當獲聖果至年二十出家受戒乃辭師違衆林棲谷飲孤
行山野遯迹人世往師子國觀風闡教識眞之衆咸謂已
得初果儀形感物見者發心元嘉初文帝知跋摩已至南
海於是勅州郡令資發下京路由始興經停歲許始興有
虎市山峯嶺高絕跋摩謂其髣髴耆闍乃改名靈鷲於山
寺之外別立禪室去寺數里磬音不聞每至鳴權跋摩已

至或冒雨不霑或履泥不濕時道俗莫不肅然增敬寺有
寶月殿跋摩於殿北壁手自畫作羅漢像乃作定光僊童
有布髮之形像始成之後每夕放光此山本多虎災自跋
摩居之晝行夜往或值虎者以杖按頭戲之而去於是山
旅水賔去來無梗嘗於別室入禪累日不出寺僧遣沙彌
候之見一白師子緣柱而立亘室彌漫生青蓮華沙彌驚
恐大呼往逐師子豁無所見後文帝重勅觀寺等復更敦
請乃泛舟下都以元嘉八年正月達于建業文帝引見因
問曰弟子常欲持齋不殺迫以身殉物不獲從志法師旣
不遠萬里來化此國將何以教之跋摩曰夫道在心不在
事法由己非由人且帝王與匹夫所脩各異匹夫身賤名
劣言令不威若不尅己苦躬將何爲則帝王以四海爲家
萬民爲子出一嘉言則士庶咸悅布一善政則神人以和

刑不夭命役無勞力乃則使風雨適時寒暖應節百穀滋繁桑麻鬱茂如此持齋亦以大矣不殺亦以衆矣寧在闕半日之食全一禽之命然後方爲以濟耶帝乃撫几歎曰夫俗人迷於遠理沙門滯於近教迷遠理者謂至道虛誑滯近教者則拘攣篇章至如法師所言眞謂開悟明達可與言天人之際矣乃勅住祇洹寺供給隆厚

又曰曇摩密多此云法秀蜀賓人也年至七歲神明漸正每見法事輒自然欣躍其親愛而異之遂令出家蜀賓多出聖達屢值明師博貫群經特深禪法所得門戶極其微奧爲人沉遂有慧解儀軌詳正生而連眉故世號連眉禪師少好遊方有如毗羅神王衛送遂至龜茲於中路欲迴乃現形告辭密多曰汝神力通變自在遊處將不相隨共往南方語畢卽收影不現遂從至都卽於上寺圖像于壁

迄今猶有聲影之驗潔誠祈福莫不響應

又曰釋智猛雍州新豐人每聞外國道人說天竺國有釋迦遺迹及方等經常慨然有感馳心遐外以爲萬里咫尺千載可追遂發長安到蜀賓國有五百羅漢常往返於阿耨達地有大阿羅漢見猛至歡喜猛諮問方土爲說四天子事猛於奇沙國見佛文石唾壺又於此國見佛鉢光色紫紺四際盡然以香花供養頂戴發願鉢若有應能輕能重旣而轉重力遂不堪及下鉢時復不覺重至迦維羅衛國見佛髮佛牙及肉髻骨佛影佛迹炳然具存其所遊踐究觀靈變天梯地龍之事不可勝數

又曰天竺沙門僧伽達禪學深明來遊宋境嘗在中坐禪日時將迫念欲虛齋乃有群鳥銜果飛來授之達多思惟彌猴奉密佛亦受而食之今鳥授食何爲不可於是授而

進之
 又曰求那跋陀羅此云功德賢中天竺人以大乘學故世
 號摩訶衍譙王欲請講華嚴經而跋陀自付未善宋言有
 懷愧歎即旦夕禮懺於觀世音乞求冥應遂夢有人白衣
 持劍擎一人首來至其前曰何故憂耶跋陀具以事對答
 曰無所多憂即以劍易首更安新頭語令迴轉曰得無痛
 也答曰不痛豁然便覺心神喜悅且起道義皆通備領宋
 言於是就講

又曰沙門寶意世居天竺以宋孝建中來止京師瓦官禪
 房恒於寺中樹下坐禪又曉經律時人號為三藏常轉側
 數百具于立知吉凶善能神呪以香塗掌亦見人往事宋
 祖施一銅唾壺高二尺許常在牀前忽有人竊之意取竹
 簾一領空卷之呪數通經于三夕唾壺還在席中莫測其

然

又曰竺法崇嘗遊湘州麓山山精化為夫人詣崇請戒捨
 所住山以為寺崇居之少時化洽湘土
 又曰釋法安一名慈欽未詳何許人善能開化愚蒙救邪
 歸正晉義熙中新陽虎災縣有大社樹下築神廟左右居
 民以百數遭虎死者夕有一兩安嘗遊於其縣暮經此宿
 民以畏虎早閉門聞安徑之樹下通夜坐禪向曉聞虎負
 人而至投之樹北見安如喜驚跳伏安前安為說法授戒
 虎踞地不動有頃而去及旦村人追虎至樹下見安大驚
 謂是神人遂傳之一縣士庶莫不崇奉虎災由此遂息因
 改神廟留安立寺

又曰釋曇邕於廬山之西南營立茅宇與弟子曇果澄思
 禪門嘗於一時果夢山神求受五戒果曰家師在此可往

落受少時邕見一人着單衣袷風姿端雅從者二十餘人請受五戒邕以果先夢知是神仙乃爲說法受戒神輒以外國七箸禮拜辭別條忽不見

又曰釋僧苞建三七日普賢齋懺至第十七日有白鶴飛來集普賢座前至行香畢乃去至二十一日將暮有黃衣者四人繞塔數匝忽然不見

又曰支曇闍晉太元中遊剡縣後憩始豐赤城山見一處林泉清曠而居之經于數日忽見一人長數丈呼蘭令去又見諸異形禽獸以恐蘭見蘭恬然自得乃屈膝禮拜云珠欺王是家舅令往韋鄉山就之推此處以相奉爾後三年忽聞車騎隱隱從者弥衆俄而有人着幘稱珠欺王通既前從其妻子男女等二十三人並形兒端正有逾於世既至蘭所暄涼訖蘭問住在何處荅曰在樂安縣韋鄉山

人服風問與家累仰投乞授歸戒蘭卽爲授之受法竟驟錢一萬密二器辭別而去便聞鳴笳動吹響振山谷禪衆十餘共所聞見

又曰釋玄高母夢梵僧散華滿室覺便懷胎及生男家內忽有異香光明照壁迄旦乃息母以兒生瑞兆因名靈育出家改名玄高聰敏生知學不加思至年十五已爲山僧說法受戒林陽堂山古老相傳云是群仙所宅高徒衆三百往居山舍多有靈異磬不擊而鳴香亦自然有氣應真仙士往往來遊學徒之中有玄紹者學究諸禪神力自在手指出水供高洗漱其水香靜倍異於常每得非世華香以獻三寶其靈如紹者有十一人西海有梵僧印亦從高受學志隘量褊得少爲足便謂已得羅漢頓盡禪門高乃密以神力令印於定中備見十方無極世界諸佛說法不

同印於一夏尋其所見永不能盡方知定水無底大生愧懼

又曰釋僧同韜光晦迹人莫能知居寒山山在長安南四百里將殂告弟子曰吾將去矣其夕見火從繩床後出燒身經二日方盡煙焰張天而房不燼弟子收遺灰架以磚塔

又曰阿訶羅竭者多行頭陀獨宿山野晉惠帝元康元年乃西入止婁至山石室中坐禪此室水既遠時人欲為開澗竭日不假相勞乃自起以左腳蹠尺展反室西壁陷沒指既拔足水從中出清香軟美四時不絕來飲者皆止飢渴除病

又曰竺法慧本關中人晉康帝建元中至襄陽止羊叔子寺不受別請每乞食輒賣繩牀自隨於閑曠之路則施之

而坐時或遇雨以油帔自覆雨止唯見繩床不知慧所在訊問未息慧已在繩床每語弟子法照曰汝過去時折一雞腳其殃尋至俄而照為人所擲腳遂永疾

又曰涉公西域人言未然之事驗若指掌以苻堅建元十一年至長安能以祕呪呪下神龍每早堅常請之呪龍俄而龍下鉢中天輒大雨堅及羣臣親就鉢觀之咸歎其異又曰杯渡者不知姓名常以木杯渡水因而為目不脩細行神力卓越世莫測其由來唯持一蘆圖子更無餘物向廣陵遇村舍有李家設八關齋先不相識乃直入齋堂而坐置蘆圖於中庭眾以其形陋無恭敬心李見蘆圖當道欲移置牆邊數人舉不能動渡食音提之而去笑曰四天王福于李家于時有一豎子窺其圖中見四小兒並長四寸面目端正衣裳鮮潔於是追覓不知所在後三日乃見

西界蒙籠樹下坐李禮拜請還家供養渡不堪持齋飲酒
噉肉至於辛餽與俗不殊清旦忽云欲得一袈裟中時令
辨李即經營至中時未成渡云暫出至冥不返合境聞有
異香疑之爲怪處處覓渡乃見在北岩下敷敗袈裟於地
卧之而死頭前腳後皆生蓮花花極鮮香邑共殯之後數
日有人從北來云見渡負蘆圖行向彭城乃共開棺唯見
鞋履既至彭城有白衣黃欣深信佛法見渡禮拜請還處
家家至貧但有麥飯而已渡甘之怡焉止得半年忽語欣
云可覓蘆圖三十六枚吾須用之荅云此間正可有十枚
貧無以買恐不盡辦渡曰汝但檢覓宅中應有欣卽窮檢
果得三十六枚列之庭中雖有其數亦多破損比欣次第
熟視皆新完渡密封之因語欣令開乃見錢帛皆滿可百
許萬識者謂是杯渡分身他土所得賜施迴以施欣欣受

之皆爲功德經一年許渡辭去欣爲辦糧食明晨見糧食
具存不知渡所在

續高僧傳曰釋慧恭者益州成都人也與同寺慧遠結契
勤學遠直詣長安恭往荆揚訪道從江左來還□二人相
遇欣歡共敘別離三十餘年同宿數夜遠言談泉湧恭音
無所道遠問恭曰離別多時今得相見慶此歡會伊何可
論但覺仁者無所說將無所得耶恭對曰爲性闇劣都無
所解遠曰大無所解可不誦得一部經乎恭曰唯誦得觀
世音經一卷遠厲聲曰觀世音經小兒皆能誦之何煩汝
大許人且向爲童子出家與遠立誓望登道果豈復三十
餘年唯誦一卷經如指許大是非闇鈍懶惰所爲請與斷
交願法師早去無增遠之煩惱也恭曰經卷雖小佛口所
說遵敬者得無量福輕慢者得無量罪仰願暫息瞋心當

爲法師誦一遍卽與長別遠大笑曰觀世音經是法華普
門品遠已講之數百遍如何欲鬧人耳乎恭曰外書云人
能引道非道引人但至心聽佛語豈得以人棄法乃於庭
前結壇壇中安高座繞壇數匝頂禮昇高座遠不得已於
簷下據胡床坐聽恭始發聲唱經通異香氣氤氳滿房宇
及入經文天上作樂雨四種花樂則寥亮振空花則零霏
滿地誦經訖下座自爲解座梵訖花樂方歇慧遠接足頂
禮淚下交流謝曰慧遠身穢死尸敢行天日之下乞暫留
賜見教誨恭曰非恭所能諸佛力耳卽拂衣長揖泫流而
去爾後訪問竟不知其所之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五十六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五十七

又釋部五

經

像

晉書曰姚興如逍遙園引沙門于澄玄堂聽鳩摩羅什演
佛經羅什通辨夏言尋覽舊經多有乖謬不與胡本相應
興與羅什及沙門僧肇曇順等八百人更出小品羅什持
胡本興執舊經以相考校其新文異舊者皆會於理義續
出諸經并諸論三百餘卷今之新經皆此羅什所譯興旣
託意於佛道公卿已下莫不欽附沙門自遠而至者五千
餘人起浮圖于永貴里立波若臺于中宮沙門坐禪者恒
有千數州郡化之事佛者十室而九矣
齊書曰張緒爲中書令善談玄駕幸莊嚴寺聽僧達道人

講維摩坐遠不聞緒言上難移緒乃遷僧達
梁書曰張稷出爲青冀二州刺史不得志嘗閉閣讀佛經
又曰劉勰字彥和早孤篤志好學家貧不婚娶依沙門僧
祐居遂博通經論因區別部類錄而序之定林寺經藏勰
所定也勰爲文長於佛理都下寺塔及名僧碑誌必請勰
製文勅與惠震沙門於定林寺撰經證功畢遂求出家先
燔鬚髮自誓勅許之乃變服改名惠地
又曰任孝恭少從蕭寺雲法師讀經論明佛理至是蔬食
齋戒信受甚篤而性頗自伐以才能尚人於流輩中多有
忽略世以此少之

又曰皇侃性至孝常日誦孝經三十遍以擬觀世音經
又曰梁蕭譽謂其度支尚書宋如周曰卿何爲謗經如周
踉蹌自陳不謗譽又謂之如初如周懼出告蔡大寶大寶

知其旨笑謂之曰君當不謗餘經正應不信法華耳如周
乃悟然法華云聞經隨喜而不狹長如周而狹且長山是
譽有此戲

陳書曰王固清虛寡欲信佛法及丁所生憂遂終身蔬食
夜則坐禪晝誦佛經嘗聘魏宴于昆明池魏人以南人嗜
魚大設罟網固以佛法呪之遂一鱗不獲

後魏書曰裴宣高祖曾令集沙門講佛經因命宣論難甚
有理詣高祖稱善

唐書曰韋綬字子章京兆人少有至性喪父刺血寫佛經
又曰貞元十四年南天竺國進花嚴經殘梵夾令僧般若
三藏於保壽寺僧智柔圓照同於崇福寺翻譯成四十卷
高僧傳曰釋道安姓衛氏常山人初經出已久而舊譯時
謬致使深義隱沒未通每至講說唯敘大意安躬覽經典

鈎深致遠並尋文比句爲起盡之義經義克明自安始也
洛陽伽藍記曰神龜九年十一月太后遣崇靈寺比丘惠
生向西域取經凡得一百七十部皆是大乘妙典
涅槃經曰是諸大乘經爲滿字無欠少之義也小乘諸教
悉爲半字義未圓故云半字

像

晉書曰恭帝深信浮圖道鑄貨千萬造丈六金像於瓦官
寺帝親迎之羣臣步從滿十許里
又曰彭城王紘上言樂賢堂有先帝手畫佛像經歷寇難
而此堂猶存宜勅作頌帝下其議蔡謨曰佛者夷狄之俗
非經典之制先帝量同天地多才多藝聊因臨時而畫此
像至於雅好佛道所未承聞也今欲發王命勅史官上稱
先帝好佛之志下爲夷狄作一像之頌於義有疑焉於是

遂寢

又曰秦將呂光伐龜茲將軍杜暹夢金像飛越龜茲之城
曰所謂佛神去之胡亡必矣

又曰咸和中丹陽尹高悝行張侯橋見浦中五色光長數
尺不知何怪乃令人於光處得金像無有光跡悝乃下車
載像還至長干巷首牛不肯進悝乃令馭人任牛所之牛
徑牽至寺經一歲臨海漁人張係世於海口忽見銅花跌
浮出取送縣以送臺乃施像足宛然合會簡文咸安元年
交州合浦人董宗之採珠沒水底得佛光豔交州送臺以
施像又合焉自咸和中得像至咸安初歷三十餘年光跌
始具初高悝得像後有西域胡五人來詣悝曰昔於天竺
得阿育王造像來至鄴下逢胡亂埋於河邊今尋覓失所
五人嘗一夜俱夢見像曰已出江東爲高悝所得悝乃送

此五僧至寺見像歔歔涕泣像便放光照燭殿宇像跌先
有外國書莫有識者後有三藏那跋摩識之云是阿育王
爲第四女所造也
宋書曰劉牢之子劼宣八歲喪母晝夜號泣四月八日見
衆人灌佛乃下頭上金鏡爲母灌像因悲泣不自勝
又曰沉道虔累世事佛推父祖舊宅爲寺至四月八日每
設像之日輒舉家慟焉
又曰自漢世始有佛像形製未工戴逵特善其事願亦參
焉宋世子鑄丈六銅像於瓦官寺旣成面恨瘦工人亦不
能改乃迎戴顓顓曰非面瘦乃臂胛肥爾及減臂胛瘦患
卽除無不歎服
梁書曰阮孝緒末年蔬食斷酒恒供養石像先有損壞心
欲補之罄心拈禮經一夜忽然完復衆並異之

又曰大通四年又造一丈六尺旃檀像量之剩二尺成丈
八形次衣文及手足更重量又剩一尺五分至大通五年
寺僧洽重量又剩七寸卽是長二丈矣大同四年移入大
殿勅主書吳文寵更量又剩五寸凡五度量卽長二丈七
寸豈非精誠所感耶
又曰武帝捨宅造寺未成於小莊嚴寺造無量壽像長一
丈八尺及鑄而銅不足帝又給功德銅三千斤臺內送銅
未至像處已見銅車到鑪所於是就冶一灌便足在後臺
司銅至方知向來送銅靈感所致及開模像以成丈九而
相好不差又有大錢二枚見在衣條音不銷鑠其年欲移
像還寺未移前淮中估客每夜輒聞大橋上如有人修道
路往視不見人俄而像度光彩輝煥觀者莫不歸心
北齊書曰有沙門晏通於道傍造大漆像教化乞財所得

物咸以入常以杖敲此像號日出課烏奴
又曰封述勃海裔人一息娶隴西李士元女大輸財媾及
將成禮猶音懸違迹忽取所供養像對士元搖而示之士
元笑曰封公何處常得應急像
洛陽伽藍記曰西域捍魔城南十五里有一大寺三百餘
僧有像一軀舉高丈面常東立不肯西顧父老相傳云此
像本從南方騰空而來于冥國王親來敬禮請像載歸中
路夜宿忽然不見遣人尋之還來本處王卽起塔封四百
戶以供洒掃人有患者以金薄帖像所患處卽得除愈後
人於此像邊造丈六像及諸像塔乃至數千懸彩幡蓋亦
有萬計魏國之幡過半幡上隸書多云太和景明延昌唯
有一幡觀其年號是姚暉時幡
西京記曰光福坊大興寺有阿育金像歷宋齊梁陳數有

奇異陳國亡忽面自西向雖止之還爾隋文帝載入長安
內中供養後移置此寺寺衆以殿大像小不可當陽置之
於北面明日乃自轉正陽衆咸驚異復置北面明日復還
轉南面衆乃懺謝不復更動

又曰崇勗寺有石像一軀高五尺製作龕惡甚有靈驗傳
云是阿育王第四女所造其女兒醜常自慨恨多作佛像
及成皆類如此千數乃至誠祈禱忽感佛見形更造諸像
相好方具其父使鬼神遍散諸像於天下此其一也
高僧傳曰釋曇翼出家事安公爲師後居長沙寺翼常歎
寺立僧足而形像尚少阿育王所造多布在餘方嘗聞外
國僧說有至誠所請者亦爲之降見乃專精懇惻更求誠
應以晉太元中忽有一金像現於渚宮城北路上午明照
灼百姓驚駭翼聞乃往祇禮謂衆人口當是阿育王像降

我長沙寺焉卽令弟子數人捧接迎至長沙寺其後劉賓
禪師從蜀下入寺禮拜見像光生有胡字便曰是阿育王
像何時來此時人方知翼之不謬
又曰漢明帝使蔡愔於西域得畫釋迦奇像是優由玉旃
檀像旣至維明帝卽令圖畫寫置清涼臺中及顯節陵上
增一阿含經曰優填王勅國內巧匠會以牛頭旃檀作佛
像形供養晨夕禮拜是時波斯匿王聞優填王作佛像供
養亦召巧匠語言如來形體煌若天金今當以直金作佛
形像卽以紫磨作如來像亦高五尺爾時閻浮提中始有
三像

法顯記曰僧尼羅國王以金等身而鑄像髻裝寶珠有盜
者以梯取之像漸高而不及盜歎其不救衆生像俯首而
與之後市人擒盜盜言其事視像尚俯王重贖其珠而復

裝之。像記曰梁武帝天監元年正月八日夢檀像入國
因發詔往迎像按佛遊天竺記及優填王經云佛上忉利
天一夏爲母說法王臣思見優填國王遣三十二匠及賫
旃檀請大目連神力運往令圖佛相旣如所願圖了還返
坐高五尺在祇洹寺至今供養帝欲迎請此像遣決勝將
軍郝騫等八十人應募往達具狀祈請舍衛王曰此中天
正像不可適邊乃命三十二匠更刻紫檀人圖一相卯時
運手至午便就相好具足而像頂放光降微細雨并有異
香故優填王經云眞身旣隱次二像現普爲衆生深作利
益者是也騫等負第二像行數萬里度大海冒涉風波隨
浪至山糧食又盡所將人衆及傳送者身多亡歿逢諸猛
獸一心念佛乃聞像後有甲冑聲又聞鍾磬聲岩側有僧端
坐樹下登負像下置其前僧起禮像騫等禮僧僧授澡罐

令飲並得飽滿僧曰此像名三藐三佛隨金毗羅王自從
至彼大作佛事語頃失之爾夜僉夢見神曉共圖之至天
鑿十年四月五日騫等達于揚都帝與百僚迎還太極殿
至大清三年湘東王在江陵卽位遣人從揚都迎上至荆
都後梁大定八年城北靜陵造大明寺乃以像歸之今見
在多石傳寫流被京國云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五十七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五十八

釋部六

戒律

禪

塔

寺

戒律

梁書曰武帝惑於佛教朝賢多啓求受戒江革精信因果
而帝未知謂革不奉佛法乃賜革覺意詩五百字又手勅
革曰果報不可不信革因乞受菩薩戒
又曰陶弘景曾夢佛授其菩薩記云名爲勝力菩薩乃詣
鄆縣阿育王塔自誓受五大戒大同三年卒遺令不須沐
浴以大袈裟覆衾蒙首足弟子遵而行之
又曰陸杲素信佛法持戒甚精著沙門傳三十卷
又曰蕭昱字子真歷位中書侍郎每求試邊州武帝以其

輕脫無威望抑而不許普通五年徙臨海郡行至上虞勅
追還令受菩薩戒既至恂恂盡禮改意蹈道持戒又精潔
帝甚善之

北齊書曰趙隱字彥深專意玄門崇敬佛道雖年期頤常
持戒行

高僧傳曰弗若多羅此云功德華鬘賓人也少出家專精
十誦律部僞秦中振錫入關姚興待以上賓之禮先是經
法雖傳律藏未闡鳩摩羅什聞多羅既善斯部以秦弘始
六年集僧數百餘人延請多羅誦出十誦胡本羅什譯爲
晉文三分獲二多羅遭疾弃世後有曇摩流支此云法樂
西域人弃家入道偏以律藏馳名以弘始七年秋達關中
初弗若多羅誦出十誦未竟而亡廬山釋惠遠聞支既善
毗尼希得究竟律部乃遣書通好流支既得遠書乃與羅

什共譯十誦都畢支曰吾當更行無律教處於是遊化餘
方不知所卒

毗婆沙論曰善分別戒名爲毗尼藏大智論曰諸羅漢問
誰能明了集毗尼藏皆言優婆離持律第一請就師子座
問佛在何處說初毗尼戒優婆離言我聞佛在毗舍離爾
時須隣那迦蘭陀長者子初犯戒以是因緣故結初罪如
是二百五十戒義三部七法八法尼律增一開雜部善部
如是等八部十作毗尼藏經云五戒一不殺生二不偷盜
三不邪淫四不妄語五不飲酒食肉故云五戒布施持戒
忍辱精進禪定智惠以法能度生死故云六度色聲香味
觸法能空汗人之淨心故曰六塵

禪

寶林傳曰佛未涅槃時每告弟子迦葉曰吾以清淨法眼

涅槃妙心實相正法將付於汝汝可流布無令斷絕迦葉
敬諾唯然受教迦葉傳阿難阿難付商那和脩自此轉相
傳授至般若多羅并佛二十八師般若多羅付菩提達磨
菩提達磨者南天竺人也梁普通中泛海至于廣州後過
江上嵩山少林寺達磨傳惠可惠可傳僧璨隱於皖山璨
傳道信道信傳弘忍弘忍傳惠能惠能住韶州曹溪是爲
六祖

高僧傳曰釋道立不知何許人出家事安公爲師隱覆舟
山岩居獨立不受供養每潛入禪輒七日不起

塔

宋書曰謝尚嘗夢其父曰西南有氣至衝人必死勿當其
鋒家無一全汝宜修福建塔寺可禳之若未暇立寺可杖
頭刻作塔形見有氣來可擬之尙悟懼未及造塔寺遂刻

小塔施杖頭恒置左右後果有異氛遙見西南從天而下
始如車輪漸弥大直衝尚家尚以杖指之氛便迴散闔門
獲全氣所經處數里無復孑遺遂於永和四年捨宅造寺
名莊嚴寺宋大明中路太后於宣陽門外造莊嚴寺改此
爲謝鎮西寺

又曰阿育王寺塔阿育王卽鐵輪王王闍浮提一天下佛
滅後一日一夜役鬼神造八萬四千塔此卽其一吳時居
其地以爲精舍孫綝尋除毀之塔亦同滅吳平後諸道人
復於舊處建立焉晉元帝初渡江更脩飾之其後有西河
離石縣胡人劉薩阿遇疾暴亡七日更蘇說云觀世音諦
云汝緣未盡當得活可作沙門洛下齋丹陽會稽並有阿
育王塔可往禮拜忽然醒寤因此出家名惠遠遊行至丹
陽未知塔處及登越城四望見長千里氣色因就禮拜果

是先阿育王塔所屢放光明由是定知必有舍利集眾就掘得三石碑有鐵函函中有銀函函中又有盛三舍利及爪髮長一丈七尺詔遣沙門釋雲隨使往迎之先是武帝改造阿育王等塔出舊塔下舍利及佛爪髮髮青紺色眾僧以手伸之隨手長短放之則旋屈爲蠶形按經云佛髮青而細猶如藕莖絲佛三昧經云我昔在宮沐頭以尺自量髮長一丈二尺放已右旋還成蠶文則與帝所得同也佛圖澄傳曰後趙尚書張離張良家富事佛起大塔澄謂曰事佛在於清淨無欲慈矜爲心檀越雖儀奉大法而貪恡未已遊獵無度積聚不窮方受見世之罪何福報之可希也

洛陽茆藍記曰永寧寺熙平元年靈太后胡氏所立也在宮前閶闔門南一里中有九層浮圖初掘基至黃泉下得

金像三十軀太后以爲信法之徵永熙三年浮圖爲火所燒後有人從東萊郡來云見浮圖於海中光明照耀儼然若新海上之民咸皆見之俄然霧起浮圖遂隱又曰西方佛沙伏國國王造一塔初成用眞珠爲羅網覆其上於後數年王乃思量此珠羅網價直萬金我崩之後恐人侵奪復慮大塔破壞無人脩補因解珠網以銅鑊盛之在塔西北百步掘地埋之上種樹名菩提枝條四布密葉蔽天樹下四面坐像各高丈五恒有四龍典掌此珠若興心欲取卽有禍變刻石爲銘屬語將來若此塔壞勞煩後賢出珠修治

寺

後漢書曰陶謙同郡人笮融聚眾數百往依於謙謙使督廣陵下邳彭城運糧遂大起浮圖寺上累金盤下爲重樓

又堂閣周回可容三千許人作黃金塗像衣以錦綵每浴佛輒多設飲飯布席於路其有就食及觀者且萬餘人宋書曰明帝以故宅起湘宮寺費極奢侈以孝武莊嚴寺剎七層帝欲起十層不可立分爲兩剎各五層新安太守巢尚之罷郡還見帝曰卿至湘宮寺未我起此寺是大功德虞愿在側曰陛下起此寺皆是百姓賣兒貼婦錢佛若有知當悲哭哀愍罪高佛圖有何功德帝大怒馳曳下殿愿徐去無異容

又曰巢尚之甚聰敏時百姓欲爲孝武立寺疑其名尚之應聲曰宜名天保詩云天保下報上也時服其機速

又曰蕭惠開丁父難家素事佛凡爲起四寺南岡下名曰禪岡寺曲阿舊鄉宅名曰禪鄉寺京口墓亭名曰禪亭寺所封陽縣名曰禪封寺

梁書曰何氏自晉司空充宋司空尚之奉佛法建立塔寺至敬容又捨宅東爲伽藍趨權者因助造構敬容並不拒故寺堂宇頗爲宏麗時輕薄者因呼爲衆造寺及敬容免職出宅止有常用器物及囊衣而已音無餘財

又曰謝舉宅內山齋捨以爲寺泉石之美殆若自然舉託情玄勝尤長佛理注淨名經嘗自講說

又曰武帝以三橋舊宅爲光宅寺勅周興嗣與陸倕各製寺碑及成俱奏帝以興嗣所製自題

又曰江綰字含潔幼有孝性年十三父椿患眼綰侍疾將晷月衣不解帶夜夢一僧云患眼者飲惠眼水必差及覺說之莫能解者與草堂寺智者法師善往訪之智者曰無量壽經云慧眼見真能度彼岸椿乃因智者啓捨同夏縣界牛屯里舍爲寺乞賜嘉名勅荅曰近見智者云慧眼則

五眼之一號可以惠眼爲名及就割造漆故井水清冽異於常水夢中取水洗眼及煑藥稍覺有瘳因此遂得差南史曰王懿字仲德父苗仕苻堅至二千石苻堅之敗仲德年十七及兄勰同起義兵與慕容垂戰敗被重創走與家屬相失路經大澤困未能去卧林中有一小兒青衣年可七八歲騎牛行見仲德驚曰漢已食未仲德言飢小兒去須臾復來得飯與之食畢欲行而暴雨莫知津徑有一白狼至前仰天而號號訖銜仲德衣因渡水仲德隨後得濟與獻相及渡河至滑臺復爲翟遼所留積年仲德欲南歸乃棄遼奔泰山晉太元末徙居彭城宋元嘉九年又爲徐州刺史仲德三臨徐州威德著於彭城立佛寺作白狼童子像於塔中以在河北所遇也

又曰波斯國城外佛寺二三百所梁大通二年遣使獻佛

牙

又曰劉孝綽與到溉兄弟甚狎溉少孤宅近僧寺孝綽謂僧物也撫手笑溉知其旨奮拳擊之傷口而去

三國典略曰齊主初爲胡昭儀起大慈寺未成改爲穆皇后大寶林寺運石填泉牛死無數

唐書曰會昌五年四月括天下寺凡大寺四千二百蘭若四萬僧尼二十六萬五百七月勅併省天下佛寺上州各留寺一所中下州寺並廢上都東都各留十寺寺僧十人洛陽伽藍記曰白馬寺漢明帝所立也佛教入中國之始寺在西陽門外御道南明帝夢見金人長丈六項佩日月光明胡神號曰佛遣使向西域求之乃得金像焉時以白馬負經而來因以爲名寺上經函常存時放光明曜於堂宇是以道俗禮敬之如仰真容

又曰崇義里有京兆人杜子休宅時有隱士趙逸云是晉武時人晉朝舊事多所記錄正光初來至京師見子休宅歎息曰此中朝時太康寺也時人未之信遂問寺之由逸云龍驤將軍王濬平吳之後始立此寺本有三層浮圖用磚爲之指子休園中曰此是故處子休掘而驗之果得磚數萬并有石銘云晉太康六年歲次乙巳九月甲戌朔八日辛巳儀同三司襄陽侯王濬敬造子休遂捨宅爲靈應寺

又曰宜壽里內苞信縣令段暉宅地下常聞有鍾聲時見五色光明照於堂宇暉甚異之遂掘光所得金像一軀高三尺并二菩薩趺上銘云晉泰始二年五月十五日侍中中書監荀勗造暉遂捨宅爲光明寺時人咸云此地是荀勗宅

又曰脩梵寺有金剛鳩鵲不入鳥雀不栖菩薩遶摩云得其真相

建康實錄曰晉許詢捨永興山陰二宅爲寺家財珍異悉皆是給既成啓奏孝宗詔曰山陰舊爲祇洹寺永興居爲崇化寺造四層塔物產旣罄猶欠露槃相輪一朝風雨相輪等自備時所訪問乃是剡縣飛來

又曰一乘寺梁邵陵王綸造梁末賊起遂延燒陳尚書令江撻捨堂宇寺今之堂是也寺門遍畫凹凸花代稱張僧繇手跡其花乃天竺遺法朱及青綠緣所成遠望眼暈如凹凸就視卽平世咸異之乃名凹凸寺

又曰牛頭山西峯中有窟不測深淺古老相傳云辟支佛所出梁武帝於窟穴下置寺名曰仙窟寺窟有一石鉢孟莫知所由來形狀甚古唐神龍初鄭克俊取將入長安乃

開禪寺志公嚴展也

高僧傳曰釋法度少出家高士明僧紹隱居瑯琊之攝山及亡捨所居山爲棲霞精舍請度居之經歲許忽聞人馬鼓角之聲俄見一人持名紙通曰斬尚前度見尚形甚都羽衛亦嚴致敬已乃言曰弟子主有此山七百餘年法師道德所歸謹捨以奉給并願受五戒永結來緣度爲設會受戒而去

又曰孫放西寺曾構傾頽沙門支雲惠謀欲建立其日有童子持紙蓮花插故寺東面相去十餘丈於是建刹中標正當華所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五十八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五十九

道部一

道

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虛極之妙也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無名者妙本也道沖而用之或似不盈淵乎似萬物之宗天地之閒其山橐籥乎玄牡之門是謂天地根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絕聖弃智民利百倍孔德之容惟道是從以閱衆甫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曲則全謂曲已以應務則全也枉則直謂枉己以伸人則直也窪則盈謂執謙則常盈也弊則新謂守弊薄則日新也少則得謂抱一不離則

無失也多則惑謂有爲多門則惑亂也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希言自然者謂因言悟道不滯於言合自然也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爲之名曰大域中有四大王居其一謂王者人靈之主萬物繫其興亡也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重爲輕根靜爲躁君善行無轍迹謂體了真性行無行相則心與道宜也善言無瑕摘謂遣象求意理證心忘也善計不用籌筭謂一以貫之不生他見也善閉無關鍵而不可開謂心無逐境之迷境無起心之累也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謂心與道合雖無約束其不可解也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弃人常善救物故無弃物是謂襲明知其雄守其雌知其白守其黑知其榮守其辱謂含德內融則復歸於朴常德聽用則散而爲器既涉形器

必有精麤聖人用之則爲群材之官長矣故大制不割謂聖人用道大制群生萬物不謝於自然曾不割傷也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與江海死而不亡者壽謂死者分理之終亡者夭折之數壽者一期之盡夫知足力行者得天常也死而不亡是一期之盡可謂壽矣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於太平化而欲作吾將鎮之無名之朴謂道也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明道若昧進道若退夷道若類上德若谷謂虛空而容物也大白若辱謂能潔而含垢也廣德若不足謂大成而執謙也建德若渝謂立功而不銜也體真若渝謂淳一而和光也大方無隅謂不小立圭角也大器晚成謂且無近功也大音希聲謂不飾小說也大象無形謂能應萬類也道隱無名謂功用不彰也道生一一生

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爲道
日損損之又損以至無爲故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也
謂不縱六根愛悅則禍患之門閉矣終身不勤勞也開其
兌濟其事終身不救謂開縱視聽以成其愛悅之事故有
禍患不救也無遺自殃是謂襲常謂不爲身災是謂密用
眞常之道也

又曰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所以言者以音相聞譬如知音
者識音以絃心知其音口不能傳道深微妙知者不言也
太上曰知者不言言能以救物

又曰上士學道受之以神中士受之以心下士受之以耳
以神聽者通無形以心聽者知內情以耳聽者聞外聲

又曰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聖人云我無爲而民自化我
無事而民自富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欲而民自樸脩之

於身天下自化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以道蒞天下其
鬼不神道者萬物之奧爲者敗之執者失之是以聖人無
爲故無敗無執故無失

太上經曰混茫之氣變化爲真人與時翱翔有名無體

仙經曰神仙輕舉謂之天仙列位太清度名祕籍

祕要經曰五岳洞府隱處地仙保其神形遠其憂患

又曰太清九官皆有僚屬其最高者稱太皇紫皇玉皇其
高摠稱大道君次稱真人眞卿其閒有御史凡稱太上者
一宮之尊也德高無踰故曰太上

又曰仙者川也身者舟也濟川得岸何假舟焉

太眞科曰玉皇譜錄有百八道君羣仙隨業以補其職三
善道者聖眞仙也上品曰聖中品曰眞下品曰仙三清之
閒各有正位聖登玉清真登上清仙登太清玉清有大帝

宮殿皇帝王公卿大夫吏民率以聖呼之如聖皇聖帝之類是也男女貴賤各有次第上清有玄都玉京七寶紫微率以真呼之太清有太極宮殿率以仙呼之其上清太清之品位男女次第之統數與玉清同
大洞經曰從生得道從道得仙從仙得真從真得爲上清君
五符經曰二十四真圖五岳之靈寶也能得之必能仙去飛步太清欲得道法先沐浴去穢當得東井圖欲定五帝役山精當得五岳圖欲通神靈法仙訣當得八史真形圖欲通五行廚當得六甲通靈圖欲存吾身致天神當得九宮紫房圖欲奉道法當得太清圖欲奉順道當得混成圖欲通道機當得西昇保錄圖欲通變化當得靈化圖欲躡大道當得九天圖欲脫身形當得九變圖欲隱存守身神

當得養身圖欲定身守神寶當得含影圖欲恬泊守一以存身當得養身圖欲寂默養志當得精誠守志圖欲清淨潔白致其芝英當得芝英玉女圖欲騁六丁當得六陰玉女圖欲致仙籙當得九九道仙圖欲食道氣當得導引圖欲治道術當得洞中皇寶圖欲爲變化當得偃息圖欲臨鑪定九丹金液當得太一圖欲登五岳求神仙芝藥當得開山芝藥圖欲保神形別邪精當得明鏡圖
上清經曰氣之所守隨神所生神在則氣在神去則氣去氣散則爲雲霧合則爲形影出之爲仙化入之爲真一上結三元下結萬物靜用爲兆身動用爲兆神
洞真經曰凡讀太丹隱書洞真玄經能研精密感通玄達雲迴釋玄元味景太清者得爲玄中法師也
葛洪神仙傳曰自伏羲至三代顯名道士世世有之其老

子蓋得道尤精者也內實自然欲正定本末當以史傳爲據并仙經祕文以相參會其他俗說文多虛妄其後道士私有增益非真文也著道德二篇尹喜行其道至漢賈太后好黃老言孝文帝及外戚諸竇皆令讀之故莊周之徒以老子爲宗

太上玄一真人經曰衆真高仙皆有師也奉受上清三洞寶經爲學無師則道不成八景龍輿焉可得乘太極玉闕焉可得登凡學上清之道豈肉飛之舉若慢於師道則失投夜光也以是言之道固難知也至於聖賢皆尊其師所以耐道也

太上太霄琅書曰天地布氣師教之真真仙登聖非師不成心不可師師心必敗
寶玄經曰裁制偏邪必歸中正能及流末還至本源道本

無形假言立象雖言沖用用實無物

道典曰制殺生者天也順性命者人也非逆天者勿殺也非逆人者勿伐也爲政如是蓋道之極也

七聖紀曰南岳赤君下教變迹爲道士與六弟子俱顯姓名

太一帝君經曰求道者使其心正則天地不能違也捨色累而不顧避榮利而自遠甘寒苦以存思樂靜齋於隱垣則學道之人始可與言矣

太上三五順行經曰天者道之應形也應有時漸交以引之玄象虛文其過三五三五順行運周則變通不窮三才合度太一者天也天之受一氣蕩蕩而致清道者天之積靈也

昇玄經曰道之玄妙出於自然生於無生先於無先弥綸

無外布神化氣淡然無上制御諸天
玄妙內篇曰大道起於無爲萬物之祖也
正一真人經曰道之淳真非有言也借言通意因置玄都
正一之化去真近矣
寶玄經曰正則道合合則言志志言在正正以絕邪齋戒
通經仙道自成成仙之大莫過太上太上無言言以應感
感應之道表信成經也
三皇經曰求索自然脫身當道三光發明天地常然
智惠經曰與人君言則惠於國人父言則慈於子人師言
則愛於衆人兄言則悌於行人臣言則忠於上人子言則
孝於親人友言則信於交人婦言則志於夫人夫言則和
於室人弟言則恭於禮野人言則勸於農道士言則止於
道異國人言則各守其域奴婢言則慎於事

太上經曰親近賢智博問善道賢者論議不可專執
又曰末世道士講經說法儀軌云何若說五千文者亦依
靈寶

太上三洞寶經曰三洞傳法之師一人度世勝黃衣道士
千人也

又曰大茅山有銅鐵鼎可容四五斛刻甚精好在山最高
處入土八尺餘上有盤石掩鼎每吉日遠近道士咸登山
瞻視無復草木壘石爲小壇昔有小瓦屋爲風所倒兩鈿
法日月也三足法三才也羽山之銅所作神變隱顯

真誥曰大茅山西南有四平山俗謂之方山其下有洞室
名曰方臺洞有兩口見於山外與華陽通號爲別宇幽館
矣得道者處焉

又曰脩於身其德乃真君子立身道德爲任清淨爲師太

和爲友爲玄爲默與道窮極治於根本求於未兆爲善者
自賞爲惡者自刑故不爭無不勝不言無不應

又曰能以至心學道當以道授學者裴君曰我師南岳赤
松子爲大虛真人昔太上以德教老子以得道松子以道
授我而得仙

又曰仙道十二試觀之法試皆過然後授之經此十二事
大試也皆太極真人臨見之可不慎焉昔彭祖弟子青烏
公受明師之教審仙妙之理入華陰山學道積年十二試
有三不過後服金液而升太極道君以爲試三不過但仙
人而已不得爲真人

又曰裴君云學道者有九患若審之則仙不遠也患人有
志無時有時無友有友無志有志不遇其師遇師不學學
師不勤勤不守道或志不固一心如此則不須友而成亦

不須感而動此學仙之廣要也師有憂戚弟子出入無善
爲學無師道則不成心存目想見師如經學非師授不可
以教人恐疑悟後學故不得傳求法事師莫擇貴賤勿疑
長幼言我年大而彼年小彼是賤而我是貴此是未解正
眞平等之要人無貴賤有道則尊所謂長老不必者年要
當多識多見以爲先生不得言彼學在我後云何更反師
彼作此念者非學道也當謙下推能讓德惟善是從不得
獨是非彼得道度世莫不由師也學之有師亦如樹之有
根也太智旣成復能成就小智由樹根生子子復能生根
展轉相生種類不絕從師變道道過於師還教於師所謂
道貴人賤義類如此先師並須尊異所以爾者本師者學
之根也譬爲山一簣之土漸得高大本師者發蒙之基也
後師者備成也論如嚴裝服飾衆事已辨惟未加冠不可

以行人事也妄生下想所以然者論議言說為人模範師
不明道焉能解疑難也古者賢聖上學得其師名爲更生
不得其師名爲亂經無其師道不自生也
太平經曰上士學道輔佐帝王好生之德也中士學道欲
度其家下士學道才脫其身

又曰言則道不成多言則爲害閉口不言萬歲無患
又曰人得善師乃使凡賤之人成善人善不止更賢賢不
止次聖聖不止乃得深知真道守道不止乃得仙仙不止
乃與天比其神神不止乃得與元氣比其得元氣乃包天
地八方莫不受其氣而生是善師之功也不得其善師失
路矣故師師相傳迺堅於金石不以師傳之名爲妄作則
致邪矣叛去其師是去其真道自窮之術也道有宗師祖
師

定真玉籙曰治心之最不忘須更心神乃定定則入道其
狀在外慎其言語懼觸物也節其飲食慮貪叨也衣履而
靜在素淡也居陋而隱守靜篤也恭謹一切避凌辱也不
敢爲先免嫉謗也始終淳信潛化導也進止和光密行教
也挫銳解紛明道有時也出處變化見神應之速也
又曰九宮真人出入皆從黃闕絳臺中間爲道故以道之
左右置臺闕者以司非常之氣伺迎真人之往來也
道基經曰服藥食麥爲善麥有甘始道士御氣食麥而度
世也
又云合道不言得無之真晝夜不卧日月合光不飢不渴
龜龍胎息也
又云食穀者名之穀仙行之不休則可延久長也不食穀
者可以度世

又曰無賣吾道以行求錢無銜吾道強授豪榮無損吾道以與讒佞

黃庭經曰仙人道士服氣非有神也養生所致和氣專也若道士恐畏存神可鳴天鼓聲聞太極

太真科曰道士脩經習業以五千文爲先

又曰道有寂動氣化之有形智化之有聲

又曰皇教道也帝教德也王教仁也

抱朴子曰求師必須深博猶涉滄海造長洲獨以力劣爲患豈以物少爲憂哉夫虎豹之所餘乃狸鼠之所飲陶朱之所弃乃原憲之所無專心憑師依法行道濟身度世利在永亨事師盡敬得道爲期承閒候色也不盡力明其師道則罪不可除也學道得師明事之害亂不得發也

三無真一經曰有大洞守一經者則爲師也太清經云天

地以道資聖人以道師也資者持道以養育當生也師者以教人不知而當成也

又曰有大洞守一經者則爲師也所以崇建本末盡善明天戒之若至期神靈之所宗託階級以自始所以師友垣其外三一鑑其內帝君忻其口赤子悅其宅老子云天地以道資聖人以道師資者持道以養育當生也師者以教人不知而當成也○上清紫宸經曰經不師受竊天之寶受無盟信忽天之道○太上八素真經曰太上玄人所以與天地等者貴其能相教導也先覺悟於後覺反流歸於一源也

天真皇人曰此口諸君皆積學滅度道業垂成而得受此文以還生人中皆超虛步空上昇金闕受號自然也其並悠遠人世所不能明考其延者羨門子師夜光高丘子師

石公洪崖先生師金母並受靈寶滅度五鍊之法昇天之傳
又曰正一法文曰若術法求利不明正典傳非習謬迷誤
後生後生緣薄率爾逐易不尋高德苟貪愛名名而無實
望福得禍禍加深也傳授苟非其人道不虛授常恐浮淺
之輩亟生誹謗貶災致罪爲累不輕所以立信効心因以
爲施授受之中有以分別
洞真經曰修太一之道忌見血穢之類亦不可泣
大有經曰受上清寶經者不得哭泣
玄母入門經曰存金華唯一之精深戒哭泣令身多威擾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五十九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六十

道部二

真人上

太上經曰大微天中有二十四氣混黃雜聚結有名無氣
變化爲真人道之積成托形立影與時翱翔有名無體謂
之真人。八素真經曰若精勤得道者皆當書以藥簡刻
以瓊文位爲上清左真公
又曰龍衣鳳帔虎帶皆是羣真所獻於帝皇
真誥曰中皇君者天帝君之弟子也生知長生之要天仙
之法夙會玄感於是太上授以帝君九真之經八道祕言
之章道成授書爲太極真人
又曰清虛真人於太素真人受三奔之道桐柏真人脩解
劍之法有太上奔日之文得爲下元真人

又曰不知迴元隱道者不得刻名上真迴元者太上更新之日也常以其日思存吉事
又曰虛妄者德之病華街者身之災執滯者失之由恥辱者行之玷遺此四者然後可以問道耳有淫街之心不可行上真之道也昨見清虛宮正除落此輩人名又考付三官推之可不慎乎紫微真仙之才內明外知錄名太極金書東州內累既息積之勿休

又曰審道之本則爲上清真人仙真妙方能盡梗槩之道者便爲九宮真人若各備具其道則爲太極真人

又曰練形於太陰易兒於三官受學化神濯景易氣俯仰四運得爲真人

金根經曰天圖玉關主監衆真遊宴之所也

又曰天關上有六層玉臺太上真人集宴之處也

又曰玉保青宮北殿上有金格格上有金章鳳璽玉札丹青羽蓋升仙法服以給成真之人

大有經曰玉華青宮有寶經玉訣應有爲真人者授之

又曰太上素靈洞玄經上化三真又大洞真經云道有三真不可去身紫霞變景三光映真

大洞玉經曰太無山中有洞宮玉戶在峨嵋之上諸得道真仙之名列列此宮也

又曰云上清有宮門有兩闕左金闕右玉闕有羽衣守士內有玉芝流霞之泉刻金題衆真飛仙之號又云玉清中有太暉殿玉真遊宴之所也

又曰九真仙伯上帝司禁之君濯纓帝川之池也

又曰太上一元君者萬仙之司主方岳真氣太上真人步五星之道以致降于室

大洞真經曰赤城朱牕上清絕境乃帝一內宅三真寶堂
又曰上清真人摠仙大司馬長生法師登大帝滄浪山洞
臺中雙玉穴酣飲紫明芝液

又曰長生存神者好山水之人仁知動靜所依也依仁者
靜而壽依智者動而樂當投簡送名俾崇仁智朱書白簡
移籍太清發爐拜手用青紙青絲裹絡巖石上詣水泛舟
中流讀簡以名係之必能降真也

上清九真中經內訣曰有玉保公太素遣下迎九真之人
也

又曰欲行九真之法者齋戒淨室並爲天帝君所見記錄
也

太真科曰羽仙侍郎上都官典格列其職位都統玉真太
上真人在五岳華房之內非有仙籍不得聞見丹簡校定

名人南宮

又曰虛皇金闕玉帝最貴最尊號曰自然莫能使之然莫
能使之不然也和光於人似同而異惟得道者乃能知之
又曰上清禹餘天有三官真人主治過刑殺伐陰賊不軌
嫉害賢哲心懷進退穢慢真人之罪者

玉清隱書曰玉名金格當爲上真三天真皇佩神虎之符
在太極上位上真則飛龍翼轅中真則紫毛持節下真則
太極參軒

又曰太微天帝君命太微上真勅使群靈

又曰上皇玉帝命玄羽真人出迎太微天帝又命太上真
人開瓊珠之篋出玉真隱書玄羽之經以傳太微天帝之
君

內音玉字經曰真人散香於玉庭又云飛散百和之香流

五雲之華以觀飛天真人

又曰四極真人主人命籍常乘蒙真之車校人罪錄

又曰九華真人治於南上宮中校人功過善惡三官列言

又曰天真皇人曰諸天内音自然玉字其大梵隱語上帝命天真皇人注解其正音足以開度天人

登真隱訣曰崑崙瑤臺刑定真經之所也上品居上清擬帝皇之尊中品處中道皆公卿之位下品居三元之末並大夫之流三真品經各有條次

又曰三昧真人乘風雲龍車下衛齋戒之士太素真人辟始學者惡夢之法金華真人刻大洞上經於天帝紫微宮玄琳玉殿東壁牖上太虛真人說鴻鳥之經太極真人誦王母之辭典禁真人察人之善惡妙行真人推劫會之數又曰太極真人常以立春日日中會諸仙人於太極宮刻

玉簡記仙名至春分之日日中崑崙瑤臺太素真人會諸仙人刑定真經也崑崙瑤臺是西母之宮所謂西瑤上臺天真祕文盡在其中矣太素真人治白水沙洲之上定其真經也至立夏日日中上清五帝會諸仙於紫微宮見四真人論求道之功罪至夏至日日中天上三官會于司命河候校定萬民罪福增減年筭至立秋日日中五岳諸真人詣中央黃房定天下祀圖靈藥至立冬日日中陽臺真人會集列仙定新得道人始入名仙錄至冬至日日中諸仙詣方諸宮東海青童君刻其仙錄金書內字凡學道之人常以夕半日中謝罪罪名自除尅身歸善以求長生神仙秋分之節氣處清虛太和正日也衆真諸仙是日聽訟又刺姦吏及部內諸仙官並糾奏在處道士之功過及含生有罪應死生者故仙忌真記日子欲升天慎秋分罪無

大小皆上聞此朱火丹陵宮仲陽先生之要言也又云此辭出列紀是青童君述古真人之言以傳龔氏言罪福纖介刻于丹城之籍也伏匿之善惡陰德之細功無不縷陳也

又曰上真人之道有七第一太上鬱儀奔日文二太上結隣奔月章三太上八素奔辰章四太微飛天上經五高上太洞真經六金闕靈書紫文七九真中經也上真之位爲諸天帝行則三七色節萬真前導中真之道有六大丹隱書九真玄文太上金策方諸上經三皇內文紫書訣籙中真之位上清卿相之列也紫毛持節玉帝參轅下真之道有八上清七變隱地八術玄皇玉書神州洞經紫庭中方降籙黃道素奏中章上元玉書下真之位上清大夫之流五色節旄飛行倒景

又曰有得見聖列紀者玄籙書名奏之上清位爲仙卿若能行金闕真事則拜爲大夫此謂列紀重於紫文也既見之非真受佩而已謂知其中經目之輕重求道之梯級依此尋學故勝於守紫文之單事也

上皇玉籙曰二十四真人有佩玉籙以行山川者則河海上神奉迎啓道

靈寶隱書曰中極真人主人命籍九華真人主九幽之下宿對生死太元真人受天之符度長夜之魂太極真人治赤城玉洞之府司校太山死生之籙三元真人主紫微行道

赤書玉訣經曰凡月十四日上帝真皇勅太一使者下與北酆都伯使者同行天地司察人神功過深淺列言上宮又勅太一八神使者下與三官司察天人善惡列言也又

遣九部刺姦周行五岳三宮水府條正鬼事司人功過列
言上天
白羽經曰太真丈人登白鸞之車駕黑鳳於九源自天已
下莫不範德又太極真人有仙真相好者要在慈心觸物
以輔相好然後得仙矣不能忍性則仙相敗矣故修道會
真必以精思爲本神爲本存神入觀尅以靜念爲先
大劫經曰上景真人將天下力士元洪水母決逆萬川
海空經曰何監者天人之隱名處玉樓之上列真仙之館
又高真者體有真氣玉眸說說
南真傳曰昨與叔甲詣清虛宮校定真仙得失之事近頓
除落四十七人復上三人耳內明真正乃良材也九宮真
人出入皆從黃闕絳臺中間爲道故以道之左右置臺闕
者以何非常之氣真人往來者

太上正法經曰九真者九天之真氣凝而成也上中下三
真生於太清是元始之澄氣也各置宮室次第上清宮衛
之官太上大道君萬真之主也居玉殿造上帝之章以爲
寶經於玉清宮中以度後學得真之士
三元品戒經曰紫微宮有延生之儀格又云赤帝玉司君
玉景度治南方朱陽之臺摠統上真之士
景林真人曰勤感累世念真期靈皇鑒其用思太極注名
玉劄於是細書紫虛之宮朱書東華之閣刻名上清丹文
錦籍
空洞靈章曰真人彈雲瑛吹九鳳之簫神州之笙其音逸
響流激千尋
後聖列紀曰上清金闕後聖君少好道樂真紫微上真天
帝玉清宮賜紫藥剛丹鳳璽得在上清中遊太極下治諸

天封掌兆民
仙誌曰凡修行太一之事真人之道不得有所拜但心拜而已不形屈也思真行道通而無窮顯驗應期登真必速也黑籙上篇曰聖真仙者共行道德俱崇太玄
戒文經曰太上真人居仙府中世人得仙者皆先過此自然玉字經曰七寶林中有上真之遊圃真人之戲園文
太霄琅書曰元皇玉靈之曹位登太真理二儀於玄圃掌玉籙於萬仙揔地司於五岳領上真於三關上統無涯下攝洞源自天以下莫不咸隸
又曰太素三元君稟靈和玉宸上氣故結生虛無含真秀景機洞妙無神齊廣暉道周九玄呼吸未兆觸物對應太上之凝結也
太上四明玉經曰真仙之道以耳目爲主淫色則目闇廣

愛則耳閉此二病從中來而外奔也非復有他今令其聰明益易耳但不爲之當洗心絕念放棄淫貪所謂嚴其始矣保利雙關啓徹九門朝液泥丸列爲上真視徹甚遠聽於絕響此真仙之高不但明耳目而已
三洞珠囊曰高上玉清刻石隱銘曰酆都山在北內有空洞洞中有六宮書此銘於宮北壁制檢群凶不使橫暴生民學者得佩此刻石文則北酆落名南宮度命爲其真人
太平經曰後學得道各有品階至于指極聖真仙人定真玉籙經曰凡欲定心當受上皇民籍定真玉籙此至要爲學之先也先能定心仙名乃定是三天正一先生所佩以定得仙之名
太上經曰玉清者如玉堅不可毀淨不可污也堅淳無變穢累都盡一而無雜故名爲真人

太上丹簡曰凡學道居真人之位者名入南宮

三五順行經曰合德入道號曰真人太上遣四極真人來
迎接三天靈籙之文於上清宮

上清八景經曰精思百日真人降形也

三天正一太上

葛玄五千文序曰精思遠感而上遠則太上遣真人下授

希微之旨又云靜思期真則衆妙感會內觀形影則神氣

長有體洽道德則百神震服

太上丹簡曰

大洞雌一篇曰金姿曜於東華玉形悅於帝門神映五老

騰躍三元頂負寶曜浮遊九晨分形散景位爲上真

昇玄經曰惟須忠直尋道求真改惡從善得爲真人

三元玉檢經曰歲庚寅九月九日甲辰元始於上清宮告

盟授三元玉檢使付後學有玄名應爲上清真人者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六十

